

**Nudes**

2018年4月11日至5月26日 周二至周六 11点至6点

1 Davies Street W1

在2018年春季，Sadie Coles HQ展出“裸体”

(*Nudes*) 作品，主要展示了裸体的雕像、绘画和摄影作品。15位艺术家跨越50年的作品汇集，审视了裸露身体的多面性和自相矛盾的力量，不管是作为古代的议题还是当代态度的镜子。身体表达了不同的意义深浅

- 理想化、色情、漫画和脆弱性。

*Nudes*中的许多作品解构了“naked”与“nude”之间的传统对立——即防御性曝露与裸体自信之间的传统对立。Frank Benson的*Human*

*Statue (Bronze)* (2009)，一个青铜色街头表演者的超真实复制品，跨越了两个领域。

“human statue”的双重虚张声势，伪装成艺术的生活，以及扭曲回自身。Don Brown的陶瓷小雕像*Yoko XXXVI* (2013)可以看出经典和日常共鸣的类似结合，其中“纯”白色中等尺寸和旋转姿势被Yoko的发型及平底鞋的个性化细节所抵消。在Borna Sammak的*Pool Party* (2018)新作中，用热压黑胶和刺绣进行特殊处理，裸体的尊严滑稽地消失了：一个不穿衣服的男人在剪出的风景背景前小便。

在一些情况下，裸体作品会叙事。在William N. Copley的*La Paloma* (1972)作品中，一位裸体女人（以曲线轮廓和彩色呈现）在一扇窗户旁翩翩起舞，一只白鸽飞向她的胸脯——预期Laura Owens的*Untitled* (2012)绘画作品的动态运动和情色冲动。Angus Fairhurst的*Pietà* (1996)将艺术家的裸体转化为荒谬的圣经场景。用裸体和毫无生气的戏服里装死，Fairhurst构建了一个故意表演但仍然生硬的自画像（可以看到他手中的相机遥控线）。

斜倚女性裸体的重复使用在Sarah Lucas和Urs Fischer的作品中被重新制造和颠覆。在Lucas的*Nude No. 1* (1999)中，内衣和刷子分布在桌子上，模拟一个匍匐前进的女性身体——粗俗的俚语变得滑稽可笑。Fischer的*4* (2014)是一个以粘土为模女性身体的青铜铸造。无头、粗糙的凿成且以明亮的粉红色浇灌，这个人像变成了蔓延在贵妃椅上的卡通人物。作为卡通的裸体，以及性别动态的象征——这也是Richard Prince的*Free Love #93* (2015)的主题，一张过时的花花公子卡通被Prince自己的“嬉皮画”吞噬。

在许多女性艺术家的女性主体作品中，不穿衣服的身体构成了对自我的探索。Elizabeth Peyton的*Alice Neel 1931* (2007-8)是Neel在一个无防守、沉思时刻的写实。以一张黑白照参照作画，它既是一幅肖像又是一幅隐晦的自画像：通过转录，Peyton暗示了她自己寻找和重新构想的行为。楼上Nicola Tyson的*Self-Portrait: Early 80's* (1995)，想象艺术家的身体处于过渡状态——半裸、脸转过去Paloma Varga Weisz的*Lying Woman* (2016)，将裸体变成架子上的小雕像，它的凸起和凿刻的形态唤起了艺术家作为木雕家的起源。

楼上主画廊里有Ugo Rondinone的*nude series of 2011*的三个雕塑作品。真人大小的蜡像是由舞者身体铸成的，创造出一系列不同姿势的“变化”，每个变化都由可连接部分组成。尽管他们的表面有着清晰的现实感，但人像的黑色沉着及其重复的“x”标志普遍化并抽象了模特儿：裸体成为裸露情感的象征。

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联系画廊 +44 (0)20 7493 8611 或 [press@sadiecoles.com](mailto:press@sadiecoles.com)

